



青珏

用整个青春将你刻印。

黑熙〇著

青，是天空的颜色。有时温柔，有时疏离。永远虚无。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青珏

山東文藝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珏/黑熙著. —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11. 4
ISBN 978-7-5329-3452-2

I. ①青… II. ①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J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34695 号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集团网址 www.sdpress.com.cn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印 刷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
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 / 890 × 1240 毫米 1 / 32
印张 / 7.25 插页 / 1 千字 / 120
定 价 19.0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 命运的赌局	The grand of destiny / 2
第二章 所谓父亲	As we called “father” / 16
第三章 孤独又温暖	Lonely and warmly / 32
第四章 禁锢的枷锁	The imprisonment yoke / 49
第五章 无所依	Nothing to rely on / 66
第六章 也许会幸福	May be happy / 84
第七章 毕竟是幻影	Just a mirage / 103
第八章 微小的快乐	Tiny happiness / 120
第九章 茕茕孑立	Standing all alone / 137
第十章 给不起的未来	The unafforded future / 156

尾声 最后的最后	Finally the last / 176
番外一 命运齿轮的轰响	The rolling gear / 190
番外二 一切之前	Before all / 201
番外三 永远寄不出的信	The ever unposted letter / 219
后记及其他	Postscript and etc. / 224

主人的手伸进来，找到了她要的课本。我的手臂被夹在书页里，跟着课本，从书包深处来到有更多光线的地方。拉链把我挡住，我躺在书包的袋口，看见主人的脸。主人没有发现我，我就一直看着她。像之前的无数个深夜，我躺在地枕头上那样。

然后不知过了多久，主人突然离开了。我听到有声音说起主人的名字，“胡珏又早退”。不明白“早退”是什么意思，只知道，我大概又要和书包一起被留在这个被称为“教室”的地方，慢慢地看着光线变暗，人都走光。就像之前的很多次一样。

第一章 命运的赌局 The grand of destiny

我站在办公桌前,眼睛望着地面。

上他的课走神,就要听长篇大论,班主任这职业是劳神费力还是时间太多?

“胡珏,你最近的表现不怎么好啊!”他习惯性地推推眼镜,俨然一位年轻并且有强烈责任感的好老师。后面办公桌的老师看我们一眼,继续埋头工作。“高三了,以前所有的努力都要在这几个月后经受考验!你成绩不错,不要在这个时候放松啊!”

我不吭声。不想理他。

他继续语重心长，“班长跟我说这一两个星期你逃课很多，这样可不行啊！以你现在的成绩，再努力把力考个好学校绝对没问题。我也是过来人，知道高三不好过，学习任务重，心理压力也大。但再辛苦也就这一年了，不要放弃自己！”

我继续当哑巴。

办公桌后的那个老师突然出去了，门被风吹得砰一声合拢，办公室里只剩下我跟我面前的人。心脏猛地狂跳起来。

我抬起头，看到一出预料之中的川戏——变脸。

“只要穆青不在你就不在，我真不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。”这种口气，好像他是我大哥，看着妹妹跟着不成器的男人，已经气得快跳脚，“到底还要怎么说你才会听？他这种人不学无术不可能给你好的将来！他的档案里记载他从小就抽烟喝酒，还经常打架生事，这么危险的人为什么你总要和他在一起？现在是最紧张最重要的时期，你怎么一点紧迫感也没有？”

“我跟你很熟吗？”我咬起牙冷笑，“你是我什么人？凭什么这样对我讲话？”

他似是没料到我会突然开口，愣了一下。

“你终于肯说话了。”他居然笑了，“你毕业后我就确实不是你什么人了，但现在我是你班主任，我认为我有权以这样的方式关心你，虽然我不否认我有私心。”

心中警铃大作。之前他那些话，不过是要打破我的沉默。我知道不应该开口，但已经迟了。这个男人毕竟比我大了十多岁，在他面前，我不过是个不成熟的孩子。

“即使我是有私心，但绝对不会害你。”他一派坦诚的样子，却只让我心中警铃响得更甚，“你还有大把将来，不要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为了一个不

会有出息的男人荒废自己。如果他有点长进,有一点点替你们的将来着想,他就不会是现在这种样子。我是个男人,知道负责和不负责的区别。”

“你所谓的负责,就是对穆青放任自流对我姑息包庇这样的双重标准?”我盯着他,竖起全副武装,“就是当着面为人师表,背地里打自己女学生的主意?”

他的脸色开始变得难看。但我不打算再给他开口的机会。

“还是你早就把主意打到我爸身上去,指望哪天靠着女儿飞黄腾达?张弋麟,你少恶心了!”

握紧了拳头,克制着自己开始发抖的声音和身体,不再盯着他那张又青又白愤怒至极的脸,我转过身,离开办公室。想找个不会有人看见的地方,走廊上却嘈杂拥挤。想躲到厕所去,还隔着好几间教室,眼泪就已经流到了嘴角。我低下头,快步往前走,但是依然有越来越多的眼神扎在身上,像刺一样。

“被人骂哭很稀奇吗?”我抬起头来朝身边大吼,用校服袖子抹眼泪,擦得脸生疼,“有什么好看的!都给我滚开!”

发着蛮拨开眼前挡路的人,冲下楼,冲出校门,跑了好一段路,才觉得心里舒服了一些。在路旁借着商店橱窗玻璃调整自己的状态,确认不会被发现刚哭过,才往穆青家的方向而去。

站在叫不开的大门前,我望着手中的手机,开始痛恨他不肯去置一个。他说不要被任何东西束缚,不要随时被人知道他的行踪。心中的暴躁又开始蠢动。我算什么?他连一个例外也不肯施舍给我!

死抓着手机,克制自己将它甩出去的怒气。翻出刘飞的号码,打过去,他家电话也没人接。我冲下楼,顺着街边的网吧一个一个找。

为什么偏要在“媚网”?

我站在他身后,看着他和刘飞在高声叫骂中 PK。我一声不吭,死盯着花花绿绿的屏幕和他的背。他全然不知,一心投入在游戏中。

我杵在他身后，一动不动。周围的人不时用古怪的眼神看我。

有脚步声停在身边，然后我听到一个令我厌恶至极的嗲声在耳边响起，柔腻肉麻，却带着冷，“上网吗？还有空机子哦！”

穆青终于回头。我在他回头的瞬间拔腿就走。

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生气，我不知道到底怎么了。我只是想他，可是思念一个人会这样痛苦吗？

他说他不要手机，于是我也不要，但他非要我买一个，说不想找不到我。可是他却不怕我找不到他。我说过多少次我讨厌“媚网”，讨厌它的女老板，她对穆青的态度瞎子都看得出来。他却总是一笑带过，问我“吃醋啦”，全不在意的样子。

我无处发泄地愤怒着，在疾走中隔着衣袖狠狠抓自己的手臂。阵阵痛楚传来，手臂渐渐麻木。然而还不能解恨，便更用力地抓着，试图在麻木中重新找回痛感。

背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没几秒我便被抱死在他的怀里。他的呼吸重而浊，手臂却绷得非常紧，“你怎么了？”

他追过来了，我是不是应该高兴？可是我一点快乐的感觉也没有，反而沮丧得想哭。要怎样回答他的问题？我说不清自己的感受。

深呼吸，再深呼吸。

在他怀抱中有点艰难地回转身去，不看他的脸，抱着他的腰，尽我所能收紧双臂，用力将头埋在他胸前。

“怎么了？”他似乎安了心，松开一只手，轻轻抚摸我的头发。

“……没什么……我只是很想你……”

呼吸到他的气味，我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。

“拜托——你们也注意一下影响好不好？”我抬头，望向声音的来源。刘

飞站在一米外，要笑不笑地看着我们，“要是被发现了，你们会被当做早恋的典型给学校拿来杀一儆百。”

我笑，要是怕这些，今天就不会从学校跑出来了。

青放开我，朝刘飞伸出手，“钱。”

“今天没带够……要不去我家拿？”刘飞从裤袋里掏出一大把钱递给青，乱七八糟地揉成团，看不出来是多少。

“你是跟我去还是回家？”青问我。

“你们还有别的事吗？”

“还有点事。”

“那我还是先回去好了。”我想他不太愿意我跟着。

看着他们的背影渐远，我抬起左臂，把袖子卷上去。皮肤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然而内里依然在隐隐作痛。

其实并不想回家。但除了青这里，我无处可去。已经快中午，这个时间爸应该正忙于应酬，我可以不必听他没立场的斥责。

到楼下的时候已经闻到别人家的饭菜香。走到门口拿出钥匙，突然在午时一片青菜下锅的滋滋声中听到不和谐音。时断时续，似有似无。我放下钥匙，把耳朵贴在门上。

全身的血液，刹那间冲到头顶。

我奔下楼，坐进一辆出租，在后座上用力捂住自己的耳朵。

他居然把外头的女人带到家里来！那种声音，那种恶心的声音！我为什么不是聋子，为什么要叫这样的人为父亲？

车子停在穆青家楼下，我冲上去用备用钥匙打开大门，把自己关在他的房间里。脑子里不断回旋着那些声音，越想忘掉反而越鲜明。

我打开音响，塞一张CD进去，音量扭大。震耳欲聋的鼓声如雷一般，直

接碾过心脏。暴烈的音乐镇压了所有的不适，我躺在地板上，把床上的毛巾被扯下来裹住自己，忽然觉得无比疲倦。

睡觉吧。睡觉。睡着了就会忘记，醒来以后可以当做是一场梦。

我在灰色的大雾中茫然四顾，感到有人在拍我的脸，想离开，却被丝丝缕缕的水汽缠绕，不能脱身。我在雾中跑起来，忽地腾空而起，冲出浓雾，飞翔的感觉美得无与伦比。然而半空中我失去了这突如其来的能力，直直地往下坠。我以为自己会害怕，却发现坠落的感觉竟然如此安宁，而地面，如此温暖柔软。

我睁开眼，一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。下一秒看到青坐在床边的背影，才想起是在他的房间。

“青……”之前是睡在地板上的，他把我抱到床上的吗？

他回过头，把手伸到我面前，“有本事养活它吗？”

我诧异地睁大眼——青的手里竟悬着一条玉白色的小蛇！蛇头对着我，咝咝地吐着红信子。

“要我养？”我愣愣地瞪着它，一瞬间说不清心里什么滋味。然后渐渐地，喜悦的成分越来越多。

“你怕？”那条小蛇离我的脸越来越近。

我朝它笑，目不转睛盯着它，问青：“我们两个一起养好不好？”

“我就知道你忘了今天是你的生日。”青把小蛇放在地板上任它爬行，“它是我送你的十七岁生日礼物。”

我呆了呆，“啊！”他跟刘飞赌游戏……就是因为这个吗？

他笑了，用看到白痴的眼神瞅着我。

“谢谢……”我有点不好意思，“可是我不能带它回去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放在我这里好了，反正你也有钥匙。”

我坐起，从他手里接过小蛇。它不停地动来动去，我手忙脚乱。青看得

笑出声来。

“明天要去买蛇箱,还要捡些石头什么的放在里面。”他说,“不然养不活。”

我点头。

然后,小蛇终于脱离了我的控制,爬到床上,迅速地消失在墙边的夹缝里。我们为了把躲在角落的小蛇抓出来,花了一个多小时。

离上次旷课才一星期不到,他又缺席了。

“穆青又没请假吧?”班主任把课本放在讲台上,推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,一脸冷漠。

“是的!”班长的回答每次都异常肯定,仿佛那是亘古不变的真理。

班主任没再多说。

我环视整个教室,沉闷的高三生,每个人的脊背都是弯的。

我已无心听课。楼下操场有低年级学生在上体育课,怨声载道地测试长跑。盯着他们,心里却只有他。

他又干什么去了?

时间变得漫长,讲台上的喋喋不休变成没有意义的声音符号。

思念如同妖异的植物,突然开始疯长。无数的回忆纷至沓来,记忆里关于他的一切全部在瞬间苏醒,声音气味触觉,甚至当时光线的色调和感情的温度。这种敏感让我措手不及。我渴望他的怀抱和气息,我想死死抱着他的腰,将头埋在他胸膛里。

这一切令我有说不出的痛苦。

强烈的冲动在体内奔突,横冲直撞地要寻找出口。

我猛地站起来,椅子发出的声响在安静的教室里显得异常刺耳。所有目光都投向我,包括讲台上的那一双。

“胡珏，如果你再旷课，学校就要通知家长了。”张弋麟望着我，鼻梁上的镜片反着光，“坐下。午休时间到我办公室来。”

我不认为上次以后他就会轻易放弃，但觉得至少会安静一段时间。是我自己给了他这个机会么？我只能熬到放学，随便在小卖部买个面包填肚子，收拾好桌子，去敲办公室的门。

他真有本事，每回都可以把别的老师请出去，好跟我“单独谈话”。

他取下架在鼻梁上的眼镜，轻轻放在桌上，然后静静看着我。

“胡珏，你怎样看待我，我都无所谓。”他语气平稳冷静，让我产生强烈的警觉，“如果有别的渠道认识你，我不会像现在这样跟你说话。”

我冷笑。这是想说造化弄人然后再来以情动人吗？你不想做我的老师，我还从来就没认为你能称得上是一个“老师”。

“胡珏，你还小，还不了解男人。穆青这样的人，我不说见过很多，但却能跟你把话说死，这种人，只会辜负你伤害你，却不会对你负责。你可以不把我说当回事，但是至少为自己多想想，你能有大好的将来，为什么要耽误在他身上？”

“如果我跟你说，我已经把穆青当做我的将来，你是不是不再纠缠我？”

我静静看着他的双眼，坚定地，一字一句。

“你不要这么固执……”他伸出手，像是想摇我，但又强忍着收了回去。

我冷冷地看着他，“你不固执吗？”

他瞪着我。

“我还小，什么都不懂，又很顽固，喜欢一个没有责任感的男人，不肯回头。所以不用在我身上花心思了。再见。”

我转身离开办公室，决定彻底放弃学业。只要能跟青在一起，怎样都无所谓。

我去找青，他又不在家。

小蛇不在纸箱做的临时蛇箱里。只开着一一条窄得不行的缝，它居然从那里爬了出去。猫着腰在房里找了一大圈，最后发现它又在青的大床和墙的夹缝里。我拖开床，把它轻轻提起来，它回过头来朝我吐信子。

我和它接吻，它立刻把头掉开，然后缠着我的手臂往上爬，鳞片凉凉的。陪着小蛇玩了几个小时，换掉水槽里的水，把它放回蛇箱，然后盖好盖，打开透气孔，隔着气孔看它爬上树枝。

已经天黑，青还没有回来。我开始担心。他知道我天天来，不会晚归的。

……肯定是出事了！

一旦开始担心，各种各样的猜测就像决了堤的洪水狂涌而来。

我飞奔下楼，一边四处张望，一边打刘飞的电话。他没跟青在一起，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我一家一家网吧找，没有结果。

天空中飘起微微的雨，胃饿得痛起来，我站在街边绞尽脑汁。

雨越来越大，胃越来越痛。

抱着碰运气的想法去了河边，顺着沿江风光带走了很远。终于看到前面的身影，我松了口气，却再也忍不住胃部的剧痛，蹲了下来。

“怎么了？”他奔过来。

“胃痛。”我答，闻到酒气，抬头看到他脸上的淤青。

他又跟人打架了。可是我已经没有力气跟他生气。

“我想回去……洗个热水澡，好好睡一觉……”连发出的声音都很虚弱。

“好。”他抱起我，朝街边的公车站跑，在那里拦了一辆出租车。

雨在我们坐进车里以后开始狂倾，是秋天极少见的暴雨。他握住我的手，包进他的掌中，一声不响。我湿淋淋地靠着他，在对疼痛的继续忍耐中，突然看不到方向。

回到家，他给我热了牛奶，擦净浴缸放好热水，然后去药店买胃药。

我泡在浴缸里，慢慢喝着还有点烫的牛奶，渐渐觉得胃不那么疼了。

这些天所发生的事情，渐渐地，一幕幕闪现在脑海里。即使想把它们当做是梦，清晰的记忆却时刻在提醒，这是现实。

原以为妈妈走后，那个我称之为父亲的人将不再能打击到我，然而那天听到的声音又响在耳畔，才发现自己对他竟然仍未完全绝望。他留着一个模糊而淡薄的影子在我心里，它属于那些无法忘却的记忆，是自己对未来生活的憧憬。他一点一点彻底打破这些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残存的形象，是不是到它们全部消灭的那一天，我就可以变得轻松一些？

妈妈离开多久了？是不是因为没有见到最后一面，所以现在连她的面容也记不清楚？她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，究竟是什么感觉？会不会像那个梦一样，身体轻飘飘的，心里安宁舒畅，甚至有些快乐？

那个梦，内容大部分都记不得了。然而飞翔和坠落的感觉还存留在心底，像两个小小的、坚硬的核。摆脱所有的束缚，自由的滋味，只有在梦里才能尝到吧。这个现实的世界里，怎么可能存在那样的自由？

我什么都不会，只知道花钱。如果妈妈没死，也许在她的管教下，我会乖乖念完高中考上大学，四五年后谋得一份不错的工作，然后找个她看得顺眼，我自己也喜欢的男朋友。这一切应该要怪谁？怪抛下我独自离开人世的母亲，怪那些将她逼上绝路的人，还是怪冷酷的父亲？如果他在妈妈公司出问题的时候帮她一把，如果他相信妈妈，如果他不做那件让她绝望的事，如果……这些如果都能实现，妈妈不会跳楼，一切便会不同了。他是个失败透顶的丈夫和父亲。

要恨他吗？已经恨过去了，不再有感觉。

我是这样懦弱，渴望着自由，却没有勇气追逐。我无法脱离父亲，如果

脱离了他，我养得活自己吗？我和青会有将来吗？青不会做那个承担我一生的，我是这样了解他。

究竟什么时候竟喜欢这个人到中毒一般的地步？

痛苦突如其来，我一头扎进水里，不去想，不呼吸。

如果想死的话，躺进浴缸的底。

可我不想死。我欺骗了那个叫张弋麟的男人，我想要将来，想要温暖美丽的生活，并且不现实地奢望着，身边的那个人是穆青。

在水下，我看到水面荡漾的灯光。

直到闭气得快窒息，我才冲出水面，大口呼吸。眼泪在那一瞬间疯狂地涌出来。

听到开门又关门的声音。

不会让他知道我在哭。

打开莲蓬头，仰头让水不停地冲。然后放掉浴缸的水，关掉龙头，擦净身体，穿好衣服，打开浴室的门。

“胃还痛？”他仍然一身湿答答。

我摇头，“没事了，你去洗吧，别感冒了。”他拿起换洗衣物从我身边过去，“药在桌上。”

我应一声，翻出电吹风，接上电源。

头发半干，睡意袭来。

吃了药我坐到床上。秋夜已经开始凉，他的被子太薄了。正在四处翻找合适的被子，他已经洗完澡。

“找什么？”他擦着头发。

“这么薄的被子，你晚上睡着不冷？”我站起来，一阵头晕眼花。

他扶住我，皱眉，“你身体越来越差了。”